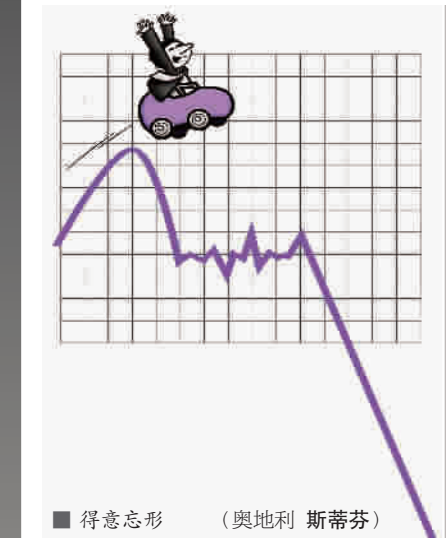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受慈善总部的委托，文森特来到座小城市，打算在这里筹建一家慈善分支机构，为那些身患重病而又无钱医治的儿童募集善款。文森特责任心强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，经过他不懈的努力，慈善分支机构很快就成立了，可前来捐助的人却寥寥无几，为此，文森特十分焦虑。

这天下午，文森特在办公室里忙到很迟才下班。下班后，他登上公共汽车，准备回到居住的地方。当时这辆公共汽车上没什么乘客，文森特买票时，发现司机多找了他5



杂货店的规定

◆ 邓笛(编译)

一位老太太去一家杂货店给她的狗买食品。营业员听了她的要求后说：“对不起，太太，我们的经理听说一些老太太由于收入有限，买了狗食后不是给狗吃，而是偷偷地自己吃了，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规定：如果你买狗食，你必须让我们看到你的狗。”老太太尽管非常生气，但她还是回家牵来了她的萨摩犬。营业员见到狗，立即将狗食卖给了老太太。

第二天，这位老太太又来买猫食。营业员再一次拒绝了她：“对不起，太太，我们的经理听说一些老太太由于收入有限，买了猫食后不是给猫吃，而是偷偷地自己吃了，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规定：如果你买猫食，你必须让我们看到你的猫。”老太太非常生气，但她还是回家抱来了她的波斯猫。营业员见到猫，立即将猫食卖给了老太太。

第三天，老太太再一次来到这家杂货店。她捧着一只盒子，径直走到那个营业员面前。“把你的手伸进盒子里。”她对营业员说。“里面是什么？”营业员疑惑地问。“你把手放进去就知道了。”老太太说。“里面不会是一个会咬人的东西吧？”

“我向你发誓，决不是会咬人的东西。”营业员迟疑了一下，最后还是将手伸进了盒子。他感觉摸到了什么东西，缩回手察看，不禁失声惊叫。老太太笑着对他说：“现在你可以将手纸卖给我了吧？”

我想让她发疯

◆ 费方利(编译)

弗林德斯太太决定请人给她画肖像。她对画家说：“给画像中的我戴上钻石耳环、钻石项链、祖母绿手镯和红宝石吊坠。”“可这些首饰您现在一件也没戴啊。”“我知道。”弗林德斯太太说，“但你得给我画上。我这是以防万一。万一我比我先生死得早，我知道他一定会立马再娶女人回家。看到我这幅画像，那个女人少不了要找这些珠宝吧，我想让她找得发疯。”

毛钱零钱。文森特手里捏着这5毛钱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文森特暗自思忖着：“我是不是应该把这多找的5毛钱还给司机？”可他转念一想：“算了，5毛钱算不了什么，权当是对我今天辛苦的额外小报酬吧。”想着想着，文森特顺手把这5毛钱揣进了自己的口袋里。

公共汽车快要到站时，文森特的手下意识地挨到了那只装有5毛钱的口袋，他忽然变得惴惴不安起来。“我怎能这样做呢，5毛钱虽然很少，但毕竟不是我自己的钱。”临下车前，文森特终于从口袋里摸出那5毛



我在刚成年的那段人生中，花掉了大部分时间才学会正视他们。我很忙。我在工作。我要养活一家人，还经常出差。我有很多事要做。

如果你不看他们，他们就不存在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，就是那些呆在角落里手中拿着招牌浑身脏兮兮的人。我只是希望红灯尽快转成绿灯，这样我就不用继续装作没看到他们。对我来说，他们几乎就是隐形的。我拒绝去看他们，这是我的想法。因为，我没有这个时间。

有一天，我最要好的朋友患了乳腺癌，年纪轻轻的去见死神了。当我握住她的手时，她对我说，她要让正在减少的每一刻都过得有意义，要活在当下，要看到一切。我这样握着她的手长达5年，然后，她离开了人世。这里要讲的不是一个跟癌症相关的故事，所以请原谅我，但她确实是教会了我一些事。她所说的话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真正沉淀到我心中。我真的是一个缓慢的学习者。

我开始去正视一切。起初，这给人的感觉真是太好了。我看到了花卉、太阳、云彩、才会……

然后，我看到他们了。
你是知道的，我说的是那些呆在角落里手中拿着招牌的人。看到他们让我感到

打错电话找对人

◆ 承受(编译)

安德烈亚斯又过完了一个工作日，回到家里，他看了一遍邮件，再朝录音电话的答录机看去，小灯在闪烁，于是他按下“听留言”按键，是他的母亲让人告诉他，如果星期天他愿意去的话，有他最喜喜欢的东西。“哈啰，扎比内！”从机器里传出一个欢快的女子声音，“我是莫妮卡！你的报幕文字写得真棒！那个说话声很性感的人是谁啊？我很想认识认识他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星期六可以去看电影，没有问题！但今天晚上我会再次联系你的。再见！”安德烈亚斯笑了起来，他既不认识扎比内，也不知道莫妮卡是谁。那个人肯定是打错电话了，而自己却全然不知。

傍晚时分，电话铃响了。“贝尔瑙尔。”安德烈亚斯自报家门。“嗨，我是莫妮卡！”欢快的女子声音再度响起，“是扎比内吗？”“不是，我不是扎比内。”安德烈亚斯非常坚决地回答，同时勉强忍住了笑。“你能不能请她听电话？”对方问道。“很抱歉，不能……”“哦，她正好在洗澡，是吗？”“可惜我不知道。”“不知道，对了，她干脆就不在家里。但你肯定能帮我向她转告一下……”“可惜这一点我也做不到！你听我说……”“你为什么不能转告？”听对方的声音，显然是气恼了，“转告一句话不至于这么困难吧！”“我没法为你转告！”安德烈亚斯设法解释，“我根本就不认识扎比内。”“不认识？那你们在家里干什么？”“你打错电话了！”安德烈亚斯喊道。“什么？”“你打错电话

钱递给司机：“你多找了我5毛钱！”司机接过钱对他笑了：“你是那个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吧？”听司机这样问，文森特很意外，他点点头：“是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这位司机笑得更开心了：“是这样的，我的一个朋友委托我捐20万美元，帮助那些生病的儿童。可我始终拿不准你们这个慈善机构是否值得信赖，所以我今天想试探你一下。刚才你买票时，我故意多找你5毛钱，我想如果你把这5毛钱还给我，就证明你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，你们这个慈善组织也值得信赖，我就

我终于拥抱流浪汉了

◆ (美国)齐亚娜·布莱克 陈荣生(编译)

不舒服，我不得不自问：“为什么我会感到不舒服？”后来，我意识到了，是我对这些流浪汉的冷漠，让我感到不舒服。然后，我想，如果用同情替换冷漠，又会怎样呢？真的那么糟糕吗？

接下来我看到的那位流浪汉，根据他的标牌，我知道了他是一位越战老兵。我把车停好，然后下车。我走到他身边，对他说我想帮帮他。我问他靠什么过日子。“一杯热咖啡。”他对我说。

我们走到街对面的一家小餐馆，我给他买了一杯咖啡、一摞煎饼、几个鸡蛋、一些熏肉和土豆泥。然后，他说，我听。他说，而我则是受益的那个。我告诉他，我曾无视他这类人，但那天，我决定睁开眼睛，真正地去看世界。我告诉他，他是我长这么大第一个与之交谈的流浪汉。我们一起吃完饭后，我问他是否还需要些什么，以便让他的生活容易一点点。他说，他唯一还想要的一件东西，就是能够有足够的钱去买一双新袜子。

袜子，真的？
他说，他脚上穿着的那双袜子，已经穿了好几个星期。袜子对我来说，是理所当然的一种简单享受，梳妆台的抽屉里总是有好几双干净的袜子。其实，我当时正好穿着一双很好的羊毛混纺登山袜。我对他说，我

打错电话找对人

◆ 承受(编译)

了！”安德烈亚斯叹息道，“我一直想对你说，这里不是扎比内的电话，我的名字叫安德烈亚斯·贝尔瑙尔。”“啊！”对方好像要哭了，“那么你的声音怎么会在扎比内的答录机上的？”“这里不是扎比内的答录机。”他几乎是绝望地喊道，“是我的答录机，我是说这里是我的电话。你打错电话了，今天下午就打错过，现在又来了！”

对方好像被弄糊涂了，沉默了几秒钟。“哈啰！”安德烈亚斯小心地问道，“你还在线上吗？”“打错了……”从听筒传出轻微的声音，接着是扑哧扑哧的闷笑，然后转为咯咯咯咯的偷笑，最后开怀大笑。弄得安德烈亚斯也只好跟着她一起笑。“肯定，对不起！”莫妮卡还在咯咯地笑，“你肯定在想，我精神不正常。说实在的，在我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你能再原谅我一次吗？”“没什么。”安德烈亚斯笑着说，“和你聊天真的很高兴。”莫妮卡又咯咯笑了起来。“你真可爱。”她说，“我祝你度过一个美好的晚上！”“谢谢，也祝你晚上好！”安德烈亚斯说完又补充了一句，“看电影愉快！”“谢谢！”莫妮卡柔声说，“你真是个讨人喜欢的人。”

她这才挂断电话，安德烈亚斯觉得很遗憾，听她说话真让人高兴。他边做晚饭边考虑着，不知她的模样如何？娇小，窈窕，一个褐发姑娘？也许是修长苗条的金发姑娘？或者是红发姑娘？不管怎么说，她的说话声是那么激动人心，够性感的。安德烈亚斯叹

会把善款捐给你们；如果你不把这5毛钱还回来，我就不打算把这笔款子捐给你们。好了，明天我不上班，明天上午十点半，你到对面这家银行等着我，我当场把那笔善款捐给你们。”说完，司机向已下车的文森特挥挥手，关上车门，启动了车子。

“好险，差点与这笔善款失之交臂！看来做人真的要诚实，任何时候都不能起贪念，哪怕一丝一毫……”文森特靠在站台的栏杆上，望着那辆公共汽车消失在街道的拐角处，心里久久难以平静。

打错电话找对人

◆ 承受(编译)

想把我穿着的这双袜子送给他，如果他接受的话。这双袜子我才穿了几个小时。起初，我这位新朋友拒绝了。我对他说，要是他收下它们，那会让我感到开心的。

最后，他同意了。我们在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，他先脱下靴子，然后从脚上脱下袜子。这双原来是白色的袜子，此时已经成了黑袜了。当我脱下自己那双登山鞋和袜子时，我感到有点尴尬，自己竟把这些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享受。然后，我赶紧把光脚丫套进鞋中，并叫我这位朋友放心，因为我家里有很多双好袜子。

我这位朋友拿起他的这双新袜子，放在脸颊上，说它们真暖和，真香，就像我。天啊！我的脸颊肯定是通红了。然后，他把它们套到脚上，开心地说：“这是我很长时间内最好的一双袜子。”

我们拥抱了。我让自己拥抱的时间久一些，这样我这位朋友就会知道我的确在乎他。当我抽身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眼中充满了泪水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控制住不让泪水流出，但我做到了，至少在我回到车上之前做到了。

袜子，我曾经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一种简单享受。现在，我总是在车上备着一双袜子，它们总是我最好的那双，随时准备着送出去。

打错电话找对人

◆ 承受(编译)

了口气，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了。
星期六上午，安德烈亚斯站在梯子上准备换一个灯泡，电话铃响了。一定又是他母亲打来的，他拿起听筒：“是我，妈！”又是欢快的笑声：“哦，真不好意思，这次我又打错电话了！”“莫妮卡！”安德烈亚斯又惊又喜地叫道。“哦，你还记得我？”“我怎么会忘记你呢？”安德烈亚斯回答说。“想起我先前的举止，太难为情了。”莫妮卡说完又笑了起来。“不，你一点不用难为情。”安德烈亚斯激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，“你一点没错。我在想……你愿意今天晚上看电影吗？”“你还记得？说真的，扎比内失约了；而我又不愿意一个人看电影，所以我想……”“是吗？”安德烈亚斯说话越来越气喘吁吁，犹如刚刚跑完3个小时的马拉松。“所以我想……不怕你笑话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吗？”“哦！”安德烈亚斯说。“对不起，我的主意太傻了，你就当我没说吧。”“不！”安德烈亚斯对着话筒喊道，“这不是傻主意，我很愿意一起去。”他抖出浑身胆量，“我真想认识认识你，我一脑门都是你的说话声。”“我也一样。这样吧，7点左右在京城电影院门口？”“太好了！”安德烈亚斯表示同意，“我怎么认出你呢？”听筒里传出一句娇柔的话：“不告诉你，如果你认出我，很好；要是你认不出，那就……”

安德烈亚斯甜滋滋地想象着即将到来的见面。